学弈（篇一）

对面坐着的棋手小我四岁。

“我几年没下棋了，该有四…五年了吧。断断续续碰过一点，但没怎么下。”

“棋社遇见也是缘分，来一盘吧。”我说。

“我不懂AI时代的变化。”

“我也不懂，我也是臭棋篓子。”

我把一罐黑棋推到棋墩对面，示意他先走。

“不猜先吗？”他按住棋罐。

“那还是比你多吃了几年饭的。”我头也不抬，另一只手拿过白棋：“落子吧。”

1，3，5，不假思索。不出我所料，果然是中国流。这孩子小时候喜欢摆中国流，可能是“中国”的名字产生的亲切感吧。

我随手摆出星小目，挂到左下，走出托角定式后拆开。即使未曾见过，走出这个定式也并不困难。局面大致两分，暂时没有出乎他的意料。他于是可以很舒服地得个先手在上面拆边。场面似乎进入了他熟悉的调子。

我太熟悉他了。

“啪”，一颗白子在星位颤动。他没有很惊讶：“噢，AI的棋。”说罢贴着落下一子。几合之后，方才拆边的黑子效率降低不少。

他没法围起模样，于是尖下来，意图挤占我就地做活的空间，料我应会挡上一手，然后他可以开拆挂角一子两用。我则完全猜到了他的想法，于是在他预想的方向先落下一子。

周围好像有棋社的人围过来。他眉头一皱，决定对这块入侵的白棋痛下杀手。我此时却在黑棋的边上连续肩冲，暗暗有所照应。黑不敢不应，也无法断开白，只得将白放出，吞下开拆一子了事。由此目数有了一些小的差距。

白再次脱先在右下守角。黑顺势打入到边上。我选择了比较稳重的下法，在上方经营起模样的同时坚守角部。黑就势飞出，纠缠几手后却被掏掉根据地，开始逃亡。白收缩进攻力度，将下方迅速落成实空。黑花了多手棋却在中腹几无所得，还放活了白左边大龙。形势十分不妙，他放出胜负手点入下方白空。死活虽非我的长项，杀掉这部分棋却也易如反掌。

见他眉头紧锁，我微微一笑，“盘面二十目，我想应该没有几处可下了。“

他略抬起头，这才粗粗一算，少顷投子。周围空无一人。

“你记不记得小时候一次棋院内部比赛，一共四轮，你吃了个三连败最后一轮轮空的事？”

“一直记得，那天随手太多，运气也不站在我这边。当时觉得输棋这事挺丢人的，被父母拖走后就再没继续下了。”

“不丢人，好像谁没输过一样。”

“后来知道了，”他笑道，“但还是拖了几年没学，现在才来棋社啊。”

“我棋力并不长你多少。主要是学了些新的变化，以及更愿意去算。我今天来，正是要和你聊聊否定。”

“否定？”

“嗯，这时候的你确实没听过这个词。我说的否定是一个很大的概念，一切负面的或是不完满的事物，都可以是一种否定。人天生是畏惧否定的，你看到的很多传媒信息都是教你如此这般然后如此这般，问题便可以得到解决。这个解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还越来越简单。但是你真的按照它去做了，却发现完全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。”

“换句话说，这是一个肯定的世界，你看到的所有为你所见的事物都在规避不圆满和困难，给人铺一条认知的虚假坦途。人天性如此，互联网的存在只是放大了这种天性，从而塑造那些用于被凝视的事物。但这远远不是人生的常态。就像下棋也是，你不会老是赢，也不会老是输，而是总会在你最想赢的时候输一盘，在你不想赢的时候一直输。你必须回到现实世界。”

“我大概能理解。这是哪位哲学家的提法？”他望向我。

我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于是摆摆手：“不重要，你将来会知道的。其实围棋是一项很残忍的运动，和星际争霸有点像。你输了以后只有一个原因必须接受——那就是你菜，不论你是怎么输的。这对于人打击太大了。输飞了之后大哭一场，就此再也不下的棋童比比皆是。你还记得你初级班的同学们吗？同样和你一起来到高级班的还有几个呢？“

“初级班十多个人，同我一起升到高级班的确是只有一个了。”他若有所思，见我没有说话，少顷开口：“其实那轮三连败对我打击挺大的，还有就是业余定段的失败的时候，我下了一整天却徒劳无功。虽然我的水平下网棋在业一也能站稳，但是我不再想下任何的定段比赛了。此后不久就是内部比赛的三连败，输完后我就再没上过课，直到去年AlphaGo诞生才重新开始捡回一点围棋。”

“围棋是一个很容易证明自己残缺和无能的运动。”

他噗嗤一声笑了出来，点头称是。

“不过很多竞技性的事物都是这样吧，只是围棋来的更为直接罢了，所以棋手也被称为胜负师，没有一颗大心脏便也成不了棋手。AI出来了，你长棋只会更容易。我知道你会辩解你想超越胜负，但超越胜负不是不看胜负，不看胜负你不可能长棋。你需要下棋，下很多棋，而不是看书打谱做题就是不下棋。”

他撅起下嘴唇，微微点了点头，似是听进去了，却又像是没听进去。

他肯定没听进去。我下棋也断断续续的。